



源於奧運

李漢源

「一元復始 萬象更新」筆者在這向讀者祝願新年有個好開始，亦祈望本港體育界事事順利，祝願香港運動員在杭州亞運成績再有突破，超越上屆8金18銀20銅！這個成績相信也是香港人的希望，但對運動員可能也是一種壓力，希望他們能在距離開幕這239日中將壓力轉化為動力，而我們香港人也一同為他們打氣。

近日與一些足球發燒友閒聊，他們指世界盃已經結束了一個多月，但在網上或電視台也找不到今屆卡塔爾世界盃所有入球的精華剪輯，是否自己錯過了還是電視台沒有剪輯介紹呢？在我的印象中上一屆世界盃也開始沒有全部入球的精華片段，無法讓我們這班球迷在賽後好好細味每個精彩入球，總覺得缺少了什麼似的。今屆世界盃共誕生了172個入球，打破1998年法國世界盃及2014年巴西世界盃171個入球的紀錄，成為世界盃歷史上入球最多的一屆。當時筆者還在電視台工作，我們團隊是有把每一屆世界盃所有入球剪輯成精華的傳統，平均約20秒一球，片段就長45至50分鐘左右，讓球迷收看收錄留作紀念。

體育傳媒是有責任把所有賽事或世界大型賽事各種資料各種數字告知觀眾和讀者，當年在電視台時，我會找一些旁述員作資料性分析，邀請一些球員、教練作技術、布陣分析，技術方面一定要專業球員和教練才能帶領我們怎樣去欣賞一場球賽，而資料講述就使球迷觀眾更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新正頭，語重吉祥，只是小朋友不懂事，未經世故，自然想到什麼嘴巴就說什麼，不時就會說出一些大人認為不大吉利的話，事前要禁也禁不來，如何是好，尤其是以前兒女眾多的莊稼人，最重一年裏頭風調雨順，五穀豐收，為怕小兒女說錯了話引起不安，於是貼上一張「童言無忌」揮春以求化解不祥。

其實何止童言，有些大人也「衰多口」，往往得罪人多，稱呼人少，正如廣東話所說「怕咗你先怕米貴」，所以除了自己親人，普通朋友知道這個人性格以後，每逢喜慶日子擺酒，很多都不敢請他，免他語出驚人，破壞歡樂氣氛。廣東順德黑色民間笑話就有過這麼一個人，主角與寫過「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詩句的唐末五代杭州新城文學家同名，也叫羅隱，笑話說有次這個廣東羅隱妻子姐姐為兒子彌月之喜請妹喝酒，自然也忘不了羅隱這個妹夫，赴宴前妹妹擔心丈夫開口夾着舌，叮囑他到時千萬不要開腔，羅隱果然從開席到散席未發一言，可是宴罷主人抱子送客，苦忍了整個晚上不曾說話的羅隱，忽然衝着酒氣對大姐夫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年年「春晚」，年年被吐槽，卻也年年觀看人次破紀錄。這是正常現象。有期望，就有批評；有批評，才有進步；結果，這個節目就這樣長期保留下來，成為從全國人民到全球華人除夕晚穩坐家中等待的節目。

據報今年「春晚」全媒體累計觸達110.11億人次，乃接近中國人口的8倍！顯然，這個長壽節目已從以往娛樂大眾的功能發展為凝聚全球華人心靈和展示中華文化之美的平台。

對香港人來說，最關心的往往是，有哪幾位香港演藝人參與，成龍大哥似乎年年少不了，而且都是帶動者角色，引領後輩高歌，今年就跟包括17歲的香港歌手姜明晝在內的一群年輕歌手同唱《青春向太陽》；李克勤則和孫楠二重唱《給所有朋友們的歌》。

這幾年，由於疫情，人與人的直接溝通和交往少了。有幸，現代科技填補了部分空隙，也令近年的春晚舞台設計予人耳目一新，多了摩登感，這在去年兩個結合了傳統文化的《只此青綠》舞劇選段和《憶江南》創意詩劇中最突出，也成為話題之作。但也因為有了去年的《驚艷》，對今年同樣展示傳統色彩之美的創意節目《滿庭芳·國色》和《五星出東方》舞劇選段之漢舞《錦繡》就少了點驚喜，雖然仍然覺得很美。

用數字觀看世界盃

了解整場波的來龍去脈。

卡塔爾世界盃，於本月19日國際足協（FIFA）官方公布了一些統計資料，全球80億人口，有50億人關注世界盃，而有15億人收看阿根廷對法國決賽，也表示全球62.5%的人參與到今屆世界盃，這種重要資料正是我們要傳播的訊息，也由此證明足球為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揭幕戰卡塔爾2比0敗給厄瓜多爾，成為世界盃歷史上東道主首次敗北紀錄，這場也有5.5億觀眾收看。決賽88,966名觀眾於盧賽爾球場現場參與，阿根廷國內觀眾達1,200萬人，而法國電視觀眾則有2,400萬，佔電視觀眾81%，比上一屆2018俄羅斯世界盃，法國奪得冠軍的那一場還上升了24%。中東及北非收睇決賽的觀眾達2.42億，美國收看決賽也達2,600萬人，也創世界盃在美國轉播新紀錄。AC Nielsen（尼爾遜）資料調查表示，在所有社交媒體平台上，已經有9,260萬條有關世界盃訊息，累計人次達2,620億，參與人數也達59.5億人。卡塔爾世界盃球場內現場球迷共340萬人，比2018俄羅斯世界盃多40萬人，今屆平均每場入座為53,191人。今屆義工來自世界150個國家及地區共20,000萬人，卡塔爾居民佔17,000人，而海外有3,000名志願者。

這些資料已經滿足了很多球迷，2026年美加墨西哥世界盃規模將會更龐大，有48隊球隊參加，又有否另外一些精彩故事，或者中國及中國香港代表隊會參與其中呢？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逢「凶」必能化吉

婦說：「今晚我有講過嘢，第日你個仔冇乜冬瓜豆腐唔關我事呀！」自然給主人家急回一句「大吉利是」煞住了事；「大吉利是」之所以成為廣東熱門名句，正因為有心無心之類口花花惡作劇者太多，主人家怕失風度不想斥責，才無奈以那4個字擋煞。

喜慶日子人多手腳亂，說話恐防，忙中錯失難免，也有迷信的主人家因此辦喜事前多備有能言善辯的臨時急智僱傭，萬一遇着碰跌花瓶碗碟茶杯之類掃興的事，說了一句「落地開花，富貴榮華」，主人家又眉開眼笑了。

事實輕輕這麼一句妙語，也的確深藏有逢凶化吉的智慧，真的，只要凡事從好一面想便自然事事吉祥，試看看碎片有如開花一樣燦爛，就不會受「不祥」的心魔困擾了。



◆往好處想，意頭便好！作者供圖

「春晚」小品

今年春晚的藝術科技感很強烈，多場節目都充分運用了前沿科技，打造惟妙惟肖的虛擬舞台，不但令地球的距離拉近，比如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歌手在當地演繹其祖國歌曲的節目《一帶繁花一路歌》就打破地域限制，最後更同唱中國民歌《茉莉花》，特別有意義；其他節目的歌舞樂表演者也

在雲技術搭建的「橋樑」上同台演出，展現跨時空力量。雖然如此，我還是喜歡看春晚的傳統「小品」，因為比較接地氣。過去幾年以賈玲、張小斐等的「小品」較受關注，今年她倆缺席，卻令另一對搭檔「沈馬組合」冒起，當然，沈騰、馬麗等並非今年才出現，但這次的小品《坑》以輕鬆幽默方式鞭撻官僚懶政陋習現象和社會奉承文化，促人反思，卻是不可缺少的節目。

春晚歷史悠久——從1956年首次以紀錄片形式播放的《春節大聯歡》算起，已有67年歷史；若以改革開放後1979年錄影播出的《迎新春文藝晚會》計，也有44年；再到1986年，央視在除夕夜以現場直播形式舉行並定名為《春節聯歡晚會》至今，也37年了。隨着機構改革，「央視春晚」也易名為「總台春晚」。但無論如何，作為逾半世紀又影響日大的「保留節目」，人們有理由對它有期望：年年有創意。



方寸不亂

方芳

免年伊始，家家迎春花，水仙在春節盛放，水仙花形態高雅素潔，散發香氣，象徵思念和團圓，有如意吉祥之意，所以每年春節，吾家總有自浸水仙花。維園花市清場，竟遺下200盆水仙賣不出去，相當可惜，幸好食環署義工隊收集後送往醫院及院舍，為醫護病友送上節日氣氛，不致浪費。

為滿堂喜慶，除了水仙，總有其它鮮花應節，我對迎春花比較有要求，以前都會行花市，挑選心水花，但這幾年疫情，很少去人流多的地方湊熱鬧了，已經改變了選購迎春花的習慣，改為網上訂購。

當然，網上選購鮮花，要幫襯有聲譽的網店，鮮花質量才有保證，即使有聲譽的網店，也不能有百分百保證，有些鮮花表面包裝得極好，拆開才發現問題，可能也有凍傷壞死，所以網購鮮花要有損耗的準備，新年期間補貨不易，最好也要有些備用花。當然，自己肉眼挑選最有保證了。

現在是電子科技時代，插花已經不難掌握了，不少花藝師提供了花藝片段，很多人在網上搜尋，都能無師自通。我們這幾年春節，都是看了花藝老師提供的影片，然後向他訂購，送貨上門，老師隨後傳來教授片段，省卻了面授的程序，慳水又慳力，做出了一個別致的迎春花藝。

3年疫情，現在復常，但世界已不一樣，很多生活習慣早已改變，很多以前最當旺的生意，現在還得重新探討。好像以前內地客來港「個人遊」，熱門選購的生活用品、藥品、化妝品、奢侈品，早已習慣網購，通關後是否能回復從前興旺，還需觀望。牽一髮動全身，連帶奢侈品集中地段的地產租務，能否重新啟動，也不敢太樂觀；有希望，但還要觀望。

朋友有甲級寫字樓出租，租客不準時交租，又不敢趕客，十分頭痛；如今就等通關復常後，生意回復正軌，寫字樓才能有望個正常價，希望兔年的到來，百業動如脫兔大翻身。



袁星

有些城裏生城裏長的人，或許一輩子都沒爬過山。到山上去，我們這兒叫爬山，登山那樣的說法太文雅，從來不用。村莊在小山腳下，到地裏幹活，除了去坡嶺，經常得爬山。村裏生村裏長的人，爬山是家常便飯。在村裏長大的人，也習慣了爬山。

老家那邊，每年初一，都有外出遊玩的。去哪兒呢？爬山吧！

我雖不在老家住，只要不在單位值班，初一也會選擇爬山。我是村裏生村裏長的，直到去外地讀書和回鎮上工作，才不長期在村裏住了。但我心中，村莊是個無法割捨的所在。有時回村，一個人到坡嶺中逛逛，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能得到什麼。隨着腿腳，到坡嶺中走走，看看梯田，看看果樹，看看遠處近處。走上一趟，心中不甚空蕩蕩了。坡嶺與山，還有腳下的土地，依舊在那裏，自己只是去看了一眼，並沒帶回家一點點。我想要的，也許不是啥饋贈，似乎只是一個逛的過程。

大年初一，一哥們兒來找我，一起爬山去。桃塢門溝是村東的一條山洪沖刷出來的溝谷，那條乾溝從山上斜瀉下來，成了一條上山的路。我們出了村，沿着一處梯田，向東走。熙順一大早就嚷着爬山，上坡的路沒走幾米就不肯走了，得抱着。妻子、我和那個哥們兒3人，接力抱他一會兒，背他一會兒，都累得夠嗆。山不算太高，坡路也不算太陡太滑，走起來仍然很累。走不多遠，就得停停休息，順便用嘴幫着大口喘氣。

年初一，雖不太冷，許多地方，照樣結着冰。坡嶺上的各種果樹，枝條光禿禿着。地上那些厚厚的草，盡數枯黃。只有那些或散落或成片的松柏，葉子是鮮嫩的，有的青綠，有的淺褐，被寒意壓制着，也沒多少精神氣。這個季節的山頂，到處是荒草，綠葉與花是見不到的。陽光時隱時現，寒風時有時無，幾個大人孩子，就這麼走走停停，說說笑笑走着。山上的路，有的地方已經不太清晰了，只能



琴台客聚

伍卓榮

今年的年是和閨蜜燕婷一家在她市郊的別墅裏過的。燕婷是天主教徒，女兒愛美麗又是一個思想比較獨立和西化的藝術家，燕婷的先生雖然很傳統，但因為愛，自然凡事都以她們母女倆為主，因此，即便是在大家十分注重的舊曆新年，他們家裏也並沒有像普通人家一樣隆重地裝飾得花花綠綠、紅紅火火，就連大年三十的團年飯，也因為我吃素而與平日的晚餐無異，只多了一些我們都喜歡的酒，大家一起隨意小酌，談天守歲。

酒至微醺，已臨近午夜，我與燕婷趁着酒意到小區散步，想走走路消消食，再回家倒數迎接新年。只是，小區面積不大，還未走上幾步，零點的鐘聲敲響，四下響起此起彼伏的炮仗聲，絢爛的煙花也像比賽般地，爭先恐後地從小區各個角落竄到空中，姿態各異地炸出滿天的火樹銀花。

於是，來不及回到家裏倒數的我們便停在路上，一面躲閃着空中濺落的火花，一面用手機拍照、錄像。燕婷說小區裏今年的煙花比去年

迎春花開

免年伊始，家家迎春花，水仙在春節盛放，水仙花形態高雅素潔，散發香氣，象徵思念和團圓，有如意吉祥之意，所以每年春節，吾家總有自浸水仙花。維園花市清場，竟遺下200盆水仙賣不出去，相當可惜，幸好食環署義工隊收集後送往醫院及院舍，為醫護病友送上節日氣氛，不致浪費。

為滿堂喜慶，除了水仙，總有其它鮮花應節，我對迎春花比較有要求，以前都會行花市，挑選心水花，但這幾年疫情，很少去人流多的地方湊熱鬧了，已經改變了選購迎春花的習慣，改為網上訂購。

當然，網上選購鮮花，要幫襯有聲譽的網店，鮮花質量才有保證，即使有聲譽的網店，也不能有百分百保證，有些鮮花表面包裝得極好，拆開才發現問題，可能也有凍傷壞死，所以網購鮮花要有損耗的準備，新年期間補貨不易，最好也要有些備用花。當然，自己肉眼挑選最有保證了。

現在是電子科技時代，插花已經不難掌握了，不少花藝師提供了花藝片段，很多人在網上搜尋，都能無師自通。我們這幾年春節，都是看了花藝老師提供的影片，然後向他訂購，送貨上門，老師隨後傳來教授片段，省卻了面授的程序，慳水又慳力，做出了一個別致的迎春花藝。

3年疫情，現在復常，但世界已不一樣，很多生活習慣早已改變，很多以前最當旺的生意，現在還得重新探討。好像以前內地客來港「個人遊」，熱門選購的生活用品、藥品、化妝品、奢侈品，早已習慣網購，通關後是否能回復從前興旺，還需觀望。牽一髮動全身，連帶奢侈品集中地段的地產租務，能否重新啟動，也不敢太樂觀；有希望，但還要觀望。

朋友有甲級寫字樓出租，租客不準時交租，又不敢趕客，十分頭痛；如今就等通關復常後，生意回復正軌，寫字樓才能有望個正常價，希望兔年的到來，百業動如脫兔大翻身。



七嘴八舌

小臻

近年來演藝界傑出人士、熱心社會公益的名媛、商界女強人都獲一些海內外大學頒授學位，看到最近國際美洲大學舉行榮譽頒授典禮，全球排名第371商學院校長Dr. Richard Gayer親臨為一眾社會賢達頒授榮譽，出席榮譽頒授典禮的有大學顧問吳惠容博士、曾惠珍教授、蘇祖耀教授、Harry Yu博士、U Andrew博士、Cook Chiu博士、李志誠博士、陳李妮博士等，陳李妮是榮譽工商管理博士。Richard Gayer博士表示，本校的學歷除了受到美國教育部認可外，亦得到英國及香港學術評審局認可為同等學歷，足以證明學校的國際認可性。他們現時有加州洛杉磯總校、橙郡及聖地牙哥分校外，未來亦會在中東杜拜及亞洲發展分校。而國際美洲大學的學歷為美國高等教育認證委員會認可，並列入由美國教育部提供之「認可的高等教育機構和計劃數據庫」，屬具分量的榮譽，那真的要恭喜陳李妮榮升博士。

大家都別忘了陳李妮其實是前亞姐兼商界女強人李妮，婚後冠夫姓為陳李妮。陳李妮獲得國際美洲大學頒授榮譽博士當然感到激動及非常榮幸，她想不到可以有機會成為工商管理博士，自己的能力、智慧被認同。

陳李妮是個勤奮向上的女孩，不過，求學期遇上家庭突變而要提早出社會工作支援媽媽，雖然沒有像其他學生般以正常程序完成高等教育，然而這無阻她

恭喜陳李妮榮升博士

發奮向上的決心，她參加選美、自己創業，有了成績就樂於與人分享，有能力就出錢出力助人。她婚後甚少涉足演藝界，但活躍商界及社會公益界，曾擔任博愛醫院主席，現為博愛醫院永遠顧問、亞太婦女協會主席、中國香港海口聯誼會執行會長兼秘書長，身兼多個公職參與不少公益活動。例如，設獎學金支持中學生為長者維修家電，鼓勵長幼共融；支持熱愛音樂的學生追夢，搞歌唱比賽；社會受新冠疫情所困期間，捐贈檢測劑予博愛醫院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探訪長者家庭。關懷基層家庭，舉辦「侏羅紀×恐龍樂園」展覽，讓一家大細盡興。陳李妮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從商經驗助力社會有需要人士，身體力行鼓勵有能力的人多做有利社會的事。

令人深感不僅學院派高學歷人才值得讚賞，即使從「社會大學」奮鬥出來的叻人、對行業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獲頒榮譽學位，一樣很值得欣賞。



◆陳李妮博士

年初一時

朝着大致方向走。有的地方，荒草沒得上膝蓋，裏面還常混着酸棗樹，一不在意就容易被刺傷皮膚。

年初一爬山，是純粹地爬山。山上沒啥好景致，也沒有啥娛樂設施，更沒有賣小吃的攤位。臨上山前，妻子找了個袋子，給孩子帶了點零食。也有細心的大人，給孩子帶了瓶白開水。大點的孩子還好，像熙順這樣的，萬一在山頂上餓了渴了，哭鬧個沒完，還真難辦。以前，在桃塢門溝往上，快到山頂的地方，有個十多厘米深直徑半米左右的小水汪。去山頂拾柴禾或路過，渴極了，過去捧兩捧水喝，可以救急。那汪水，不光人喝，羊群經過，也常過去喝水。山上的其它野生動物，沒人時，也肯定會過去喝幾口。山高，周邊像這樣的水汪，很難找。

這些年，村裏的日子好過了，一年到頭兒不到拾柴禾的人。就連到山頂種地的人家，都少之又少了。山頂上雖然乾旱，植被卻一年多過一年。我們爬到山頂，又向西行。從東面的桃塢門溝上，從西面的大山門下，這是最常選的一條道。山頂上，桃塢門溝至大山門之間的那條小路，因為走的人少，已經被荒草模糊了。我們只能沿着大體方位，繞着荒草、酸棗樹和荊棵墩，選容易通行的地方走。後鄰居海州領着兩個女兒，村裏的一個大哥領着他小孫女，我和妻子帶着熙順，由那哥們兒陪着，走在最後。長期在村裏務農的紅動，走在最前面。外甥翰林和大兒子梓航，也緊隨着紅動那撥人，走在前面。

山上的風，逐漸大起來，把交談聲吹弱。腳下的路，一段有一段無的，大家得摸索着慢慢前行。不過，人多又是白天，一個跟着一個，也倒沒啥怕意。那些刻滿滄桑痕跡的酸棗樹和荊棵墩，散落在各處，已頑強生存了多久？誰也不知，大概幾十年了吧！

沿着山頂的中央前行，約摸到大山門的位置時，我們找到了熟悉的路。那條路南通大山門，往北，則去了北邊那些山。輪

流抱着熙順，到大山門時，妻子把熙順放到靠裏的位置休息。比我們早到的那一撥人，還有鄰村上山玩的幾個人，都坐在大山門的懸崖邊休息。我突然發現不對勁，休息的人中，沒有梓航。當我問梓航呢時，所有人才如夢方醒！一路上，梓航都是和他表哥翰林在一起，翰林卻說從桃塢門溝爬上山頂西行後，他倆就分開了。

趕緊找！我和哥們兒，還有翰林，都往回跑。回到與大山門基本平齊的那條路口，那哥們兒說，剛才好像看到梓航到這兒了，他不會走錯道吧？朝北朝西，瞅了一圈沒見人，又都納悶了，急在心頭，擔心倍增。我大聲喊梓航的名字，朝西、北、東喊了幾聲，也都沒有回音。那一刻，我不光是着急，心中明顯開始恐慌。

梓航沒到過那處山頂，一個人找不到路。這倒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到底從哪兒走丟的誰也不知道。然而，在我們站的位置，向東能看四五百米，向北能看一兩千米，向西能看一二百米，但卻沒看到他的身影。我擔心他冒冒失失誤入懸崖邊，荒草太滑，萬一跌倒，不堪設想；我擔心他脫離人群後在山頂的岩石旁跌傷，荒草叢深，看不到他。目之所及，看不到他；呼喊幾聲，沒人回應。恐懼，瞬間襲來，渾身每一個毛孔都冒寒氣。大過年的，領着他出來玩，哪想會找不到人了呢！

我慌慌張張往東找，我那哥們兒往西，翰林也往西。六神無主時，看到未接來電，回撥過去得知，梓航在山頂西邊一處山坳的懸崖邊找到了，找到時他正往懸崖邊走。梓航說，他想走過那處山坳後，爬到最高的位置看看我們在哪？他再來追我們。大山門就像懸崖的一個坍塌處，路是游弋在斜坡上的，很窄很滑。熙順太小，得抱着下山。但路上沒有扶手，很不安全。

大山門往西，走過七八百米，有條新挖的大路，聽說四五米寬。我跟那哥們兒建議走那裏，理由是「還沒走過呢」。經常爬山，說不清為什麼，這是頭一次生怯。就像說不清，為什麼要爬山、為什麼要逛逛。

隨心歡喜即團圓

放得更多、放的時間更久，似乎是被疫情壓抑了3年以後的「報復性」爆發，就像時下流行的「報復性旅遊」、「報復性飲食」一樣。說到疫情後的「報復性」，旅遊和其它的消費我們都能理解，那些消費總有實在的收穫。疫情期間經濟停滯，現下人們在禁令之下比平常更密集地燃放煙花炮仗，就有些令人費解了，畢竟，煙花炮仗在美麗的燃燒之後只剩下一地紙屑，幾縷青煙，耳中聽到的只是響聲，手中點燃的卻是銀錢。或許，他們單是因為想要在煙花炮仗裏尋到一點近些年來已經逐漸淡化的「年味」。

我小時候是喜歡煙花炮仗的。熱鬧的爆炸聲、濃濃的硝煙味彷彿就代表了年的聲音、年的味道，以及平時沒有的利是、新衣、美食。對熱愛文字的人而言，煙花綻放，雖然轉瞬即逝，卻能牽出他們許多奇妙的幻想。但那時我們多在鄉下，人口稀少，場地空曠，煙花炮仗燃放的噪音、煙霧、垃圾不會帶來太大的影響。

燕婷是知名作家，她喜歡流行歌曲而我不大喜歡，但我們不約而同地喜歡那首《煙花易

冷》。聽着歌裏的歷史滄桑，興衰無常，回放我們在大年夜拍攝的煙花錄像，我想起前幾年因為城市裏燃放的煙花炮仗太多，紙屑裏殘留了啞炮，半夜裏啞炮爆炸，導致某社區一位疲累熟睡的清潔工人一家大小在新年期間死亡，其中包括一個2歲的幼童，便更覺得人生無常，不是新年燃放的一點煙花炮仗就可以讓它改變的。

或許，我們在過年的時候不放煙花，讓生活環境少一點噪音、煙霧和垃圾，減少一點隱患的隱患，把荷包裏的銀紙節省下來做一點其它的事情也未嘗不可。

這個年是令我最自在的一個年，我們吃平常的飯、喝平常的酒、聊平常的天，燕婷的先生也像平常一樣，妻子「負責貌美如花，琴棋書畫」，他則「負責屋前屋後，種菜種瓜」，就連大年初一都在菜園裏鋤地，在院子裏掃落葉、撿狗屎。

然而，在我眼裏，年味大抵就是這樣，與自己所愛的人在一起，隨心地做自己喜歡的事，就是團圓、就是年。